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秘密

〔印度〕航空工程师 阿·什·卡尔尼克著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秘密



〔印度〕航空工程師·什·卡尔尼克著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秘密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

1955年4月11日，十一名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人员(其中大部分是我国人)所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行途中被美蒋特务预放的定时炸弹炸毁，坠入海中。仅有印度籍乘务员三人，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险后获得生还。本书作者就是这三人中的一个。他在这篇记述中，揭露了美蒋这一阴谋的真象；叙述了飞机炸毁前后的实况；同时还颂扬了在机上的乘务员和乘客在生命垂危的关头，表现了怎样坚定勇敢、自我牺牲和忠于职守的品德。

Анаст Пирцдар Карниа
ТАИНА “ПРИНЦЕССЫ КАШМИРА”

“Смена” № 1—5, 1958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秘密

(印度)阿南特·什利达尔·卡尔尼克著

竺 光 译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许可证出○○四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插 1 字数 37,000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七月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 13,101—31,100

代 序

阿南特·什利达尔·卡尔尼克正和大多数真正的英雄一样，看起来完全不象个英雄人物。他甚至不象个航空工程师。如果你有机会和他同乘一輛電車的話，那你很可能把他当作一位語言学家、生物化学教員或是天体物理学教員。

他身体瘦瘦的，前額很高，很象一位学者或詩人。他第一次腋下夹着手稿来見我的时候，我还以为这又是一个自以为他的作品可以挽救电影工业免于崩溃的冒牌的剧本作家呢。我根本想不到这原来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不幸失事时幸免于难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

阿南特·什利达尔·卡尔尼克是一位工程师，看来还是一位很有經驗的工程师，但是，他絕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因此，他这篇質朴的文章里所敘述的毕竟是真实的、确凿可信的。我认为，根据下述两个重要原因，这篇故事不仅值得印度人看，而且也值得国外人士一閱。

第一个原因是基于印度总理尼赫魯在飞机失事数小时后才发表的声明。当时他說：“这种慘禍发生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痛心的。但是在这一次，由于飞机上載的是参加万隆會議的中国代表团人員，因此特別令人感到难过和沉痛。这次失事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性。在飞机墜入海中之前十分鐘，我們

还接到了飞机上发来的正常电报。在那以后不久一定是突然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着重点是笔者加的——克·阿）。

起初，报纸上认为这次惨剧纯粹是由飞机本身的故障所引起的，但是，一經三位生还者发表声明，說飞机完全正常，这次失事的不同寻常的性质就开始清楚了。他们三个人肯定地说，直到那神秘爆炸的一刻，飞机的发动机和其它机件的运转情况都完全正常；大火是由于和飞机结构完全无关的“異物”引起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殘骸掉在海里不算很深，在对殘骸进行詳細的研究之后，再經過正式的調查，这次失事的真象，不难水落石出。

这种調查工作不久就进行了。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指派的特別委员会得出的結論是，这次不幸事件乃是由于一枚定时炸彈的爆炸引起的。換句話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和机上的乘务員以及乘客都是由于一項駭人听闻的阴谋而牺牲的。

第二个原因也是相当重要的，卡尔尼克这篇故事所以具有极大的意义，还在于这篇故事里介紹了一些平凡的人在生死关头所表现的英勇行动。

当賈塔尔大尉和这一乘务組的7名工作人員出发参加这次不幸的飞行的时候，他們都是一些毫不出众的人。可是，在爆炸以后那危急的十分鐘里，当那架烈焰飞騰的飞机飞駛在大海上空的时候，他們每个人都表现了惊人的鎮定、勇敢、沉着，表现了偉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对自己职责的无限忠貞，这都是真正的英雄人物所具有的高貴品質。

賈塔尔大尉不顧致命的危險，直到最后一分鐘也沒有离

开駕駛員的崗位；还有那年紀輕輕的女服務員格洛里婭·貝莉，她給所有的乘客都戴好了救生圈，最后才想到了自己。其他的乘務員也都是这样，他們全都表現出真正的英勇精神的榜樣，不仅仅是印度的飛行員，就是全体印度青年也都有权因他們而感到自豪。

在飞机墜毀后得以生还的这三个人，一次又一次地遭受致命的危險。这几位勇敢的人整晚整夜、通宵达旦地和风浪搏斗。甚至在那最危險的時刻里，他們也意識到，如果他們活不了，那么全世界都将認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乃是一件尋常的不幸事件：若不是因为發動機有毛病，就是因为飞机的結構有問題，再不然就是駕駛員或領航員造成的，那就永远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次失事的真正原因了。

安放定時炸彈的罪犯們更指望这架飞机在大海上爆炸后尸骨无存。他們又怎能料到乘務員或是乘客里还有人能活下来呢？

領航員巴特哈柯、副駕駛員吉克什特和航空工程師卡爾尼克由于發揮了堅強的意志和英勇的精神，因而在全人類面前証實了他們那質量高超的飞机和它的指揮者——无畏的駕駛員賈塔爾以及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和委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全体乘務員送中国代表参加万隆會議以完成團結亞非各國爭取全世界和平与进步这一神圣使命的印度是无罪的。

克·阿·阿巴斯于孟买

“新加坡 4 月 11 日电：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今日失事，在沙撈越以北墜入海中，机上乘客 11 人，絕大部分系中国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員，可能全部罹难……印度共和国民用航空公司总经理在德里宣称，机上人員很少生还的希望。

失事原因不明……失事的飞机是‘克什米尔公主号’。”

——摘自报纸——



作者象

这一天是1955年4月10号，是蓝溪一个寻常的夏天，天气晴朗，气候炎热。我吃完早飯，到了参达-克鲁茨机场，听说“克什米尔公主号”要耽搁两小时左后才准起飞：因为对飞机的技术检查还没有做完。我有点儿不高兴了。根据航行时间表来看，我们应当在明天夜晚到雅加达，第二天早上起飞回航。任何的耽搁都意味着要减少休息时间。此外，使我不安的是从香港到雅加达还要同一组完全陌生的乘务员一起工作。

飞机刚刚起飞不久，我就到候机室去了。

“喂，卡尔尼克，你到哪里？”机长问我。“大概是到曼谷吧？”

“我当然是愿意到曼谷去的，”我回答说，“不过，这次我却要到雅加达。”

“我的老朋友，你可真走运，”机长微笑着说，“乘这架飞机的还将有人民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呢。”

这个消息使我非常高兴。

在加尔各答稍稍停留了一会儿以后，我们就往曼谷飞去。飞机刚一离开地面，我们的女服务员格洛里娅·贝莉就用悦耳的声音说道：

“我们谨向‘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全体旅客问候……”

服务员接下去要说什么，我背都背得下来，所以我就不去

注意听她。因为在每一次航行的时候，我都会听到她对旅客讲这一番话。

“……请大家注意，”佐洛里娅继续说道，“我想向诸位介绍一下，万一飞机被迫在水上降落的时候，应当怎样使用救生艇。每一个椅子背后都有一救生圈；如果把它的这个气阀使劲一拉，它就会自动地鼓起来。——虽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几乎没有，”最后，服务员用安慰的口吻说，“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守一般通行的海上飞行安全规则……”

扩音器吧嗒一声，终于静下来了，我这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现在也许能稍微打个盹了吧！”

4月11号黎明时分我们到了曼谷。在航空站那万幸嘈杂的走廊里，我碰到了贾塔尔大尉。他象往常一样，服饰整洁，仪表堂堂，面孔上流露着亲切的微笑。他穿着一件精心熨过的、镶着四道金线袖章的军官上装，显得十分风雅。“我们这位机长确是刮刮叫！”我暗想道。“由他驾驶‘克什米尔公主号’从曼谷飞往雅加达，真是太好了。”

“飞机没有毛病吗？”贾塔尔大尉象是顺便似地问我。

“完全正常！”我满有把握地回答了一句就继续向食堂走去。

吃早饭的时候有人喊了我一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老朋友吉克什特大尉。

“飞机上见，”他一边走着一边说，急急惶惶地从食堂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当我回到飞机跟前的时候，航空机械士杰

昆哈已經把飞机檢查完畢，我們互相寒暄了一陣。

从曼谷到香港要飛四個鐘頭，這個距離相當大，於是我就決定到客艙里去找地方休息，因為路這麼遠，不值班的乘務員在駕駛室里說笑聲太吵。

發動機一直轉動得很正常：這就是可以使工程師在整段航程里不致于心情沮喪了。這幾個鐘頭我確實是覺得心情很舒暢的。

我們在傍晚時飛到了香港。天氣好得很。在那傍晚的蔚藍色天空里沒有一絲浮雲。這樣的天气對於飛行員來說，真是天大的福氣。特別是飛往香港，因為那里的機場三面環山，是世界上最險的機場。這裡只能從面海那方面飛來着陸。有時，如果駕駛員稍一大意，那就很容易出事。我從前到香港來過不止一次，每一次着陸前我都不由得提心吊膽。在“克什米尔公主號”疾速地飛近山頭，直到機輪終於碰到洋灰跑道的時候，我心里就是這種滋味。

往常，飞机到了香港就是終點了，但這一次我們還要繼續飛行。“克什米尔公主號”的乘務員接受了一樁光榮的任務——要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團到萬隆去參加會議。

第二天太陽剛一出來，我就着手檢查發動機的情狀音況和飞机那複雜設備上的許多重要零件。“克什米尔公主號”从孟买到香港飛行得十分正常，我在它那強大的機體上沒有發現任何毛病。這使我感到很滿意，并且也感到自豪。“大約再過一個鐘頭就可以滑到起飛點去。”我暗想道。“很快，克什米

尔公主号’就要从包围着它的山崖里冲出来，飞向碧蓝的天空。一般说来，要想顺利地起飞，与其说是要靠发动机的力量，还不如说是要靠驾驶员的本事”。

在我这样想的时候，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工人和技师都聚集到飞机跟前来了——其中大部分是当地的中国人。有的人在检查发动机，有的人在量机油，还有的人在检查机舱和驾驶室里的电线是否先腊。一辆印着红黄两色的加油车开到“瓦什米尔公主号”跟前。几个非常年轻、勇敢的年轻的中国人打开了软管，开始给飞机加油，杰克哈站在机翼上，帮着我照着他们加油。这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忙得没有来得及吃上早饭。

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女服务员走过来对我说，我放在驾驶室里的皮包不见了，并且说，这个皮包可能是被那些换乘其他航线飞机的旅客裹在行李里一起带走了。我当时不能放下工作，就要求航空站的一位职员去替我找皮包。还没过一分钟，我们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的代处走到我跟前来。

“卡尔尼克，”他说，“要加小心，特别注意生人。请别忘记，同你们一起去的是新中国的代表。可能敌人企图加害……”

我不相信他说的这些话。

“你也这样说！”我笑着说道。“维持秩序和注意可疑的人物——这是警察和保安机关的事情，要知道在香港连我自己也根本是生人呀……”

我们两人就谈到这里。不久我就把这件事忘了。

当飞机准备起飞，第一批乘客已经走上了舷梯的时候，我

发现有人在盯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同事杰昆哈。他显得很担心的样子。

“我的皮包也丢了，”他低声对我說。“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令人莫名其妙嗎？”

我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見：我們的東西丟得太奇怪了。

可是，过了几分鐘，女服務員高兴地通知我們說，我們的皮包又神秘地回来了，这就使我們更吃惊了。

“这可真是奇事！”我和杰昆哈放声大笑說。“香港的小偷多么老实啊！在飞机起飞的前五分鐘居然冒着被警察逮捕的危險，往回送他們偷去的东西！……”

这时，飞机里的座位已經坐滿了。我馬上就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中国人。

“乘这架飞机的将有人民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我想起了机长对我說的那句話。于是我直盯盯地瞧着这些人的面孔，并且想：“这里面到底誰是周恩来呢？……”

发动机响起来了。速度越来越快，“瓦什米尔公主号”终于离开了起飞跑道，平稳地飞向晴朗的高空。

“請大家注意，”女服務員格洛里娅·貝莉又开始作她的工作了。“我想向諸位介绍一下，万一飞机被迫在水上降落的时候，应当怎样使用救生圈……”

我把眼睛閉上了，格洛里娅那令人愉快的声音，特别是我早已記熟的那几句关于救生圈的話，象催眠曲一样。我的心里異常平靜和高兴。我又怎么会知道过了几个鐘头竟发生那样的惨事呢！

从 香 港 飞 向——

阳光令人目眩，使我不能入睡。我为了怕强烈的阳光，眯缝着眼睛，瞧了瞧下面飞快倒退的土地。那些高大的山巒，几分鐘之前还那么威严可怕，难以攀登，現在却象是一串不大的土崗了。这个城市这么一大早生活已經沸騰起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城市上空轉了一圈，就向雅加达飞去。不降陆飞行开始了，根据航行時間表来看，这次飞行要持續八个半鐘头。

在飞行中觉得時間过得特別长，因此我又想睡了。但是发动机隆隆的响声討厭地直往耳朵里鑽，最后，我只得决定晚一些时候再休息。

在有三十六个座位的客仓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三十五个空椅子“堆”里是不怎样特別使人愉快的。虽然起坐間里乘客們那熱鬧的談話声很响，值班的随航机械員也在忙碌着，但我却觉得很寂寞。我毫无目的地注視着前方，无意識地傾听着发动机那勻調的嗡嗡声。“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无云的晴空里十分平稳地飞着。根据几年来干这种职业的习惯，我暗自夸奖着这架飞机的高超的飞行質量。我想稍微消遣消遣，于是我拿起画报来看。但是我的注意力却不断地被女服务員和一刻也不安靜的乘务員吸引过去。在仅仅隔着一层薄薄門窗的那一面所做的一切，我都听得很清楚：格洛里娅在給乘客們拿威士忌酒和夹肉面包，乘务員杰索扎和比維塔在給乘客們送清凉飲料和香烟。

夾肉面包和誘人的杯盤聲离得那样近，也就激起了我的食欲。我很想吃点东西。因为在香港我根本就没有吃上早饭。我洗过了脸，就到茶点部去。在客舍那窄窄的穿堂里我又遇到了賈塔爾。他瞧了瞧我那昏昏欲睡的面孔，亲切地笑了笑，完全象在曼谷航空站的走廊里那一次一样。不过机长这一次什么話也沒說，就到駕駛室里去了。

过了一会兒，我往駕駛室里瞧了瞧，吉克什特大尉、比稀塔和杰素扎正在玩笑般地爭論着，杰昆哈在填航行日志，把气温和大气压力記下来，领航員巴特哈柯正伏在地图上，把正在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所在地报告給 賈 塔 爾 大尉。

杰素扎走出去几分鐘，端着醞醞的熱茶回来了。我觉得新泡的香茶太好了，貪饒地喝干了一杯，然后对我的朋友們抱怨說，我在飞机里怎么也睡不着。

“或許到雅加达能睡个夠。”我期望着說。

“你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吉克什特微笑着說。

“无论如何，我总不是悲观主义者。”我回答說。“我不明白有什么事情会妨碍我們在雅加达好好地睡一觉。我們的‘公主’是十分慈悲的！我是說，它十分正常。到了雅加达我也不会它在它身上花掉很多時間。”

“可尊敬的卡尔尼克先生，您大概是把万隆會議忘掉了吧？”吉克什特开玩笑般地問我說。“我們未必能在旅館里找到房間。因此应当另外考虑一个計劃：中国代表团到了雅加达，我們就立刻飞往新嘉坡，您才能夠得到休息。这样，您有四个鐘

头好腫；当然，这还需要‘克什米尔公主号’象现在这样正常。”

“既然这样的话，大人先生們，”我也开玩笑地回答說，“那我就何必在这里发呆了。可以讓我离开这里去睡一觉嗎？”

我离开了我这几位愉快的朋友，到茶点部去吃了夹肉面包和两只香蕉，就回到那空无一人的客舱，想无论如何要睡一觉。可是，讨厌得很，不管我怎样想睡，我还是睡不着。于是我只得再去翻杂志。

从“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起飞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钟头左右了。女服务员格洛里娅抓了个空儿来坐到我一起，要和我談談我們共同的“心事”。我們两人的情况有些相同：她已经有了未婚夫，我也有了未婚妻。我們的談話很自然地就談到了我們就要举行的婚禮。

格洛里娅和我談完了她的未来的計劃，突然默不作声了，她那两只黑黑的大眼睛充滿了忧郁的神情。

“我有点儿不大高兴这种特別飞行任务，”她叹了一口气。“我总觉得这种任务不安全……”

这个姑娘好象是預感到什么不幸的事情了。

“我跟你說，我們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安慰格洛里娅說。

这时，我一点儿也沒重視她的这番話，因为我太相信了：我們这架飞机确实可靠。

也确实不錯，“克什米尔公主号”一点儿沒有使我們担心。它繼續准确地按照航綫飞行，急剧地縮短着我們和雅加达之間的距离。我們在空中已经飞了快五个钟头了。我越来越感到疲乏，眼皮自己合了起来，我馬上就酣睡起来了。